

余嘉錫著

四庫提要辨證

一

中華書局

余嘉錫著

四庫提要辨證

二

中華書局



余嘉錫著

四庫提要辨證

三

中華書局

余嘉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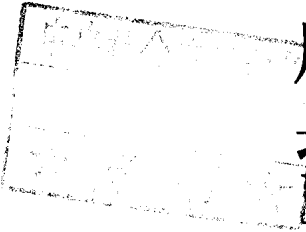
四庫提要辨證
四

中華書局

余嘉錫 著

四庫提要辨證 第一冊

中華書局



75327

余嘉錫著

四庫提要辨證
第二冊

中華書局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
圖書館

★ 44.41 ★

K249.00

75328

T: 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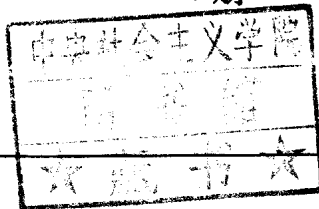
200422293

四庫提要辨證

余嘉錫著

第三冊

中華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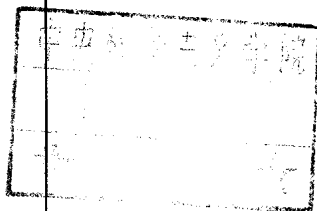


75329

余嘉錫著

四庫提要辨證
第四冊

中華書局



四庫提要辨證

(全 四 冊)

余嘉錫 著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52 1/4 印張 8 插頁 915 千字

1980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：4 001—12 000 冊

統一書號：17013·83 定價：7.85 元

出版說明

本書爲余嘉錫先生的學術專著之一，它系統地考辨清代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的乖錯違失，並對所論述的許多種古籍，從內容、版本到作家生平，都作了翔實的考證。著者寫作此書，前後經歷約五十年的時間，參閱了大量文獻資料。據書前自敘，這部二十四卷、共八十萬字的著作，是著者「一生精力所萃」，此書對於研究我國古代的歷史、文學、哲學及版本目錄等學，都極有參考價值。

著者曾於一九三七年七月排印了史部和子部未完稿十二卷。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，著者又繼續寫作，並最後修訂全稿，成二十四卷，於一九五八年十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。當時只印行了一千冊，數量很少，而需求甚廣。我們現在據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版的本子，改正若干錯字，加以標點重排，以供研究者參考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右四庫提要辨證經部二卷，史部七卷，子部十卷，集部五卷，武陵余嘉錫季豫甫之所作也。嘉錫束髮受書，先君子自課之，先君子諱嵩慶，字子微，光緒丙子進士，以戶部主事出爲河南知縣，官至湖

北候補知府。著有緝芳仙館詩詞鈔、借酒集、豆塍瑣議諸書，稿藏於家，多爲日寇所燬。常坐之案頭，口授章句，

五經、楚辭、文選既卒業，卽命觀四史、通鑑，學爲詩古文，不令習時藝也。嘉錫頗知嗜學，發篋中書盡讀之，目爲之眚。小子狂簡，遂斐然有述作之志，年十四，作孔子弟子年表，讀

郁離子，好之，效其體著書數萬言，十六歲注吳越春秋，然於學問之事，實未有所解。閱張

之洞書目答問，駭其浩博，茫乎失據，不知學之所從入，及讀其輜軒語曰：「今爲諸生指一良

師，將四庫全書提要讀一過，卽略知學問門徑矣。」不禁雀躍曰：「天下果有是書耶！」閒請於

先君子，爲道其所以然，意欣然嚮往之，遂日求購讀。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，年十有七矣，先

君子以事于長沙，始爲購得之，則大喜，窮日夜讀之不厭。時有所疑，輒發篋陳書考證之，

筆之上方，明年遂錄爲一冊，此余從事提要辨證之始也。爾後讀書續有所得，復應時修改，

密行細字，冊之上下四周皆滿，朱墨淋漓，不可辨識，則別易一稿。如此三十餘年，積稿至

二十餘冊，自期以沒齒乃定，故未嘗出以示人。歲在辛未（一九三一年），忽慨然動念，懼其

放失，始發憤銓次先後，刪除重複，編爲目錄，合經史子集四部，凡得七百餘篇。其間尚多

少作，見聞不廣，讀之令人慚，遂以暇時，稍加改治，手自繕錄。然迫於講課，擾於人事，或

十許日不能終一篇，輒復投筆歎息。自念平生於經部所得不深，集部自犖犖數十家外，可傳者少，其書汗牛充棟，讀之未徧，未易妄加論定；惟史、子兩部宋以前書未見者少，阮、明以後，亦頗涉獵，因就兩部芟定之，舊稿以外，復有增益。至一九三七年六月甫經寫出十之五六，忽又因病輟業。七月盧溝橋事變起，日寇侵入北京，人益困頓憂苦，殆岌岌不可終日。自念平生精力盡於此書，世變日亟，馬齒加長，懼亡佚之不時，殺青之無日，乃取史、子兩部寫定之稿二百二十餘篇排印數百冊，以當錄副。爾後續有修改增益，寢寢加多。從一九三七年直至一九五二年，十五年之間復先後寫定經部稿六十餘篇，集部稿百餘篇，史、子兩部稿百餘篇，凡二百六十餘篇。蓋自初讀提要以來，五十餘年之久，惟此二十餘年治之最勤。然中間三次大病幾死，至今手足尚時時麻痺不仁，意志雖勇，欲續有述作，而精力就衰，不足以副之矣。是以曠日持久，而其所成就者如是其少也。猶憶革命勝利以後，一九四九年之冬，以考證東林點將錄及天鑒錄二書用思過度而罹疾，病劇之時，第覺病榻之前後左右所陳列者莫非書也。迨病愈，而考索愈力，未及終篇，忽轉爲風痺，臥床數月始愈。自是以後，精神疲頓，雖發憤撰述，早興夜寐，手自抄錄，但以右臂麻痺，手顫作書不易，往往經一月始成一篇。至一九五二年秋，寫元和姓纂提要辨證稿成，忽跌損右股，轉成癱瘓，腦力益衰，遂不復能有所述作矣。每念及此，輒爲之神傷。自顧平生無用世材，惟以著書

爲事，此稿既爲一生精力所萃，於他人或不無裨益，未可任其廢置，因重加編定，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，依四庫提要原書目次排列，彙爲一書，以就正於當世。儻蒙告之以所聞，而匡其不逮，則是區區之願也。

閒嘗論之，乾嘉諸儒於四庫總目不敢置一詞，間有不滿，微文譏刺而已。道、咸以來，信之者奉爲三尺法，毀之者又頗過當。愚則以爲提要誠不能無誤，然就其大體言之，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，纔有此書也。別錄亡矣，今其存者，八篇而已。班固嘗稱劉向校書，每一書已，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；又云劉向司籍，辨章舊聞。夫取經傳九流百家而辨章之，又從而撮取其指意，豈易言也哉，非博通如向，不足以辦此。向子歆繼父之業，總羣書而奏其七略，今觀諸書所引，已不能如別錄之詳，若固之藝文志，特七略之要刪耳。其後荀勗、李充之徒，代有簿錄。王氏七志、阮氏七錄，又復繼軌向、歆，然隋志率譏其不述作者之意，淺薄不經。蓋著錄之事，如此其難也。唐元行沖等撰羣書四錄，同時修書學士毋煥已議其不能精悉，今遂隻字弗傳。宋之崇文總目，多所謬誤，晁公武語。復殘闕失次。晁氏讀書志、陳氏解題，粗述厓略，鮮所發明。楊士奇以下，又不足算也。今四庫提要敘作者之爵里，詳典籍之源流，別白是非，旁通曲證，使瑕瑜不掩，淄澠以別，持比向、歆，殆無多讓，至於剖析條流，斟酌今古，辨章學術，高挹羣言，尤非王堯臣、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。

故曰自別錄以來，纔有此書，非過論也。故衣被天下，沾溉靡窮，嘉道以後，通儒輩出，莫不資其津逮，奉作指南，功既鉅矣，用亦弘矣。雖然，古人積畢生精力，專著一書，其間牴牾尚自不保，況此官書，成於衆手，迫之以期限，繩之以考成，十餘年間，辦全書七部，薈要二部，校勘魯魚之時多，而討論指意之功少，中間復奉命纂修新書十餘種，編輯佚書數百種，又於著錄之書，刪改其字句，銷燬之書，簽識其違礙，固已日不暇給，救過弗遑，安有餘力從容研究乎？且其參考書籍，假之中祕，則遺失有罰，取諸私室，則藏弄未備，自不免因陋就簡，倉卒成篇。故觀其援據紛綸，似極賅博，及按其出處，則經部多取之經義考，史、子、集三部多取之通考、經籍考，即晁、陳書目，亦未嘗覆檢原書，無論其他也。及其自行考索，微引羣籍，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。隋、唐兩志，常忽不加察，通志、玉海，僅偶一引用，至宋、明志，及千頃堂書目，已憚於檢閱矣。甚至顏叔秉燭，不知出於毛傳；見蒙求集注提要。蜺稱緹女，不知出於爾雅；見異物彙苑提要。作論衡之王仲任，不知有傳在後漢書，撰家訓之顏之推，不知已見於北齊史；馬遷之史記，謬謂嘗采陸賈新語，胡嬭之拾遺，未覺全抄困學紀聞，於習見習聞者尚如此，其他疏漏，復何待言。顏之推曰：「觀天下書未徧，不得妄下雌黃。」家訓勉學篇。此雖名言，其實難副。然董遇謂「讀書百徧，而義自見」，魏志王朗傳注固是不易之論。百徧縱或未能，三復必不可少。四庫所收，浩如烟海，自多未見之書。而纂修諸公，純

於時日，往往讀未終篇，拈得一義，便率爾操觚，因以立論，豈惟未嘗穿穴全書，亦或不顧上下文理，紕繆之處，難可勝言。又總目之例，僅記某書由某官採進，而不著明板刻，館臣隨取一本以爲卽是此書，而不知文有異同，篇有完闕，以致提要所言，與著錄之本不相應。如宗懷荆楚歲時記，提要所據爲漢魏叢書本，而四庫所收，則寶顏堂秘笈本也。儻取全書細校，類此者固當不乏。顧千里嘗言，板本之異，復若徑庭，不識其爲何本，則某書之爲某書，且或有所未確，烏從論其精粗美惡。思適齋文集卷十二石研齋書目序惜乎纂修諸公，未能解此也。昔遷、固修史，必撰自序，劉向校書，亦條篇目。既標宗旨，復便檢閱，歷世相承，莫之或易。而四庫繕寫，苟欲殺青，遂刪除序目，取便急就，及作提要，未窺原本。故或連篇累牘，皆舊序之陳言；或南轅北轍，乖作者之本意；或有此篇，而謂酒誥俄空；或無此事，而忽無的放矢。此雖寫官之失職，然而校讐之謂何。若夫人名之誤，移甲就乙；時代之誤，將後作前；曲解文義，郢書燕說，謬信譌言，榛櫟勿翦，余已逐條駁正，不假一二談也。案乾隆三十八年諭旨云：「朱筠奏每書必校其得失，撮舉大旨，若悉放劉向校書序錄，未免過於繁冗。應令承辦各員，將書中要旨彙括，總敘厓略，用便觀覽。」見總目卷首然則高宗初意本不責以錄略之體，及諸臣承詔撰述，遂能夠玄提要，旁引羣書，加以考證，原原本本，動至數百言，不肯以彙括厓略塞責，可謂通知著作之義矣。今庫本所附提要，雖不及定本之善，以視

崇文總目，固已過之。其後奉旨編刻頒行，乃由紀昀一手修改，考據益臻詳贍，文體亦復暢達，然以數十萬卷之書，二百卷之總目，成之一人，欲其每篇覆檢原書，無一字無來歷，此勢之所不能也。紀氏恃其博洽，往往奮筆直書，而其謬誤乃益多，有並不如原作之矜慎者。且自名漢學，深惡性理，遂峻詞醜詆，攻擊宋儒，而不肯細讀其書。如謂朱子有意抑劉安世，於名臣言行錄不登一字，而不知原書採安世言行多至二十二條。據文津閣本。謂以呂惠卿之姦詐，與韓、范諸人並列，而不知書中並無呂惠卿。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，講學之家，終不引以爲氣類，故慶元黨禁遂削其名，而不知萬里實於孝宗時乞祠不復出，並無因黨禁罷官之事。謂孔平仲不協於程子，講學家百計排詆，終不能滅其著述，此條實隱詆朱子，見珞璣新論提要。而不知朱子實未嘗詆平仲，且文集中有孔毅父談苑跋，於其著述，護惜甚至。謂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，其爲朱子所論罷，蓋以陳亮之誣構，周密齊東野語所載甚明，見帝王經世圖譜提要。而不知密之所載，與朱子按狀皆不合，其說得之傳聞，無一可信。夫其於宋儒如此，則其衡量百家，進退古今作者，必不能悉得其平，蓋可知也。然而漢、唐目錄書盡亡，提要之作，前所未有，足爲讀書之門徑，學者捨此，莫由問津。一二通儒心知其謬，而未肯盡言，世人莫能深考，論學著書，無不引以爲據，提要所是者是之，非者非之，併爲一談，牢不可破，鮮有能自出意見者。逮至近代，高明之士，自持其一家之說，與提要如冰炭之不相

容，遂厭薄其書，漫以空言相詆毀，亦未足以服作者之心也。余治此有年，每讀一書，未嘗不小心以玩其辭意，平情以察其是非，至於搜集證據，推勘事實，雖細如牛毛，密若秋荼，所不敢忽，必權衡審慎，而後筆之於書，一得之愚，或有足爲紀氏諍友者。然而紀氏之爲提要也難，而余之爲辨證也易，何者？無期限之促迫，無考成之顧忌故也。且紀氏於其所未讀，不能置之不言，而余則惟吾之所趨避。譬之射然，紀氏控弦引滿，下雲中之飛鳥，余則樹之鵠而後放矢耳。易地以處，紀氏必優於作辨證，而余之不能爲提要決也。夫蠹生於木，而還食其木，柳子厚好讀國語，乃能作非國語，蓋必與之相習，然後得其要害也。余之略知學問門徑，實受提要之賜，逮至用力之久，遂掎摭利病而爲書，習慣使然，無足怪者。然往往草創未就，旋覺其誤。傳曰：「三折肱，然後知爲良醫。」余之爲醫弗良，而其折肱也屢矣，尚望世之讀者，勿徒以詆訶古人爲余罪，而能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，使我得有所啓牖，則余之厚幸也。

一九五四年十月，余嘉錫序，時年七十有二。